

印支戰爭的新階段

羅石園

越南部隊于二月八日在美空軍支援下進入寮南，以摧毀共軍寮南基地，及切斷胡志明小徑運補線為目標。姑不論作戰任務能否如期完成；但已使印支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解除了聯軍國界線的束縛，寮國中立政府，從此不再是北越部隊政治庇護的工具。就政治戰而言：聯軍入寮，比去年進入高棉的意義更為重大。至于跨入新階段後的印支戰爭形勢如何？亦可由此展望出輪廓。

一 由越戰轉為印支戰的三階段

一九六一年一月，「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陣線」宣告成立（註一），這期間，寮國正是戰火瀾漫，北越以寮共為掩體，夥同匪軍向寮國攻城掠地，已使永珍皇家部隊難以招架；再進一步由滲透皇家部隊中的寮共份子，策動傘兵團叛變，打起中立的旗號，召回在巴黎作寓公的溥瑪親王，以寮共與中立派的名義，擁護他出任總理，在寮共基地康開設立國務院，和永珍政府分庭抗禮。同時開闢由北越經過寮邊的胡志明小徑直達越南邊境，使兵員補給得以經寮入越而在越南發動遊擊戰爭（註二）。「南解」的正式宣佈成立，顯示北越與匪所發動的寮戰將在越南翻版，不能不製造此一侵略戰爭的掩體。

一九六二年七月，討論寮國問題的日內瓦會議閉幕，由十四國保證寮國中立，規定所有外軍一律在六十天內撤出寮境，在永珍組成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以中立派領袖溥瑪親王為國務總理。美國如期在寮國撤出其所有駐寮人員六六五人及全部裝備，但所換得的，是北越和匪撤走兩卡車醫療人員。當時寮國三頭馬車式的政府，是中左兩派一氣，溥瑪與河內的關係正在蜜月時期。所以他自悔當年不該受河內欺騙，將北越在寮部隊實數及活動實情隱瞞，這其間，自屬包括北越利用胡志明小徑向越南作戰的情形在內（註三）。

同年十月，共匪邀請「南解」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與郭沫若、廖承志發表聯合聲明：誣責美國侵略越南，要求成立越南聯合政府和實行中立政策（註四）。這是進一步的使它進行侵略越南戰爭的掩體向國際公開，並為

擴大越戰尋出藉口，使共產國際對越南侵略戰披上內戰的外衣，自由世界不使出兵援助。越戰的最初階段，是在共黨的國際戰爭內戰化烟幕下進行，也是共方的「越戰越化」階段。

從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國際監督委員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北越破壞日內瓦協定，派遣武裝部隊進入越南從事戰爭（註五）。美國及其他自由國家，先後派遣武裝部隊或非武裝人員入越協防，改變了西貢政府面對國際共黨侵略而孤立無援的形勢，使共黨的國際戰爭內戰化策略失去效用。這是越戰進入了第二階段。

尼克森的「越戰越化」政策，使越南的防衛力量迅速增加，可以接替盟軍防務對付共軍，這是使越戰跨入第三階段的策略。綏靖計劃的實施，以致共軍在越南境內兵源糧源兩竭，既不能就地補給；且遠從北越輸運而來的糧秣械彈亦無地可以大量存儲，迫使它無法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越戰因此降級。但去春共軍在寮國所發動的廣泛攻勢，由川壩沿十九號公路一舉攻下與共匪新築的演寮公路腳接點——猛綏，並分兵直逼寮國兩都；接着提出和談條件，脅迫美寮空軍先行停炸寮境，以換取停戰和談。很顯然，這是共軍對越戰越化政策的初步還手——在越戰不能升高的情況下，將戰場擴大到美軍不能使用地面部隊的寮國，並威脅永珍政府制止美空軍對寮境的轟炸，俾由雲南和由河內的人員物資可以兩線運輸直達越南邊境，無須有空襲的顧慮。

在此同時，一向甘願供給共軍作為越戰基地的高棉，已被共軍加強利用，由磅遜港沿四號公路及寮高越接壤地區，均已成為共軍的天下，將失之于越南農村的就地補給均加于高棉農村。這是共方用「越戰印支化」以對「越戰越化」作進一步的反擊，而高棉與寮國的中立便是它的政戰護符，寮共和

施亞努政府都是它的政戰掩體，美越聯軍對它在這兩國的庇護所內發動的攻擊，祇可招架，不敢還手。到美越聯軍入高，進而進入寮南，越戰已正式跨入了新階段——可稱為「印支化」階段。

二 共軍使越戰印支化的政戰着眼點

自美軍介入越戰以來，盟軍對共軍，在裝備上是以優勢對劣勢，在兵力上，是以眾擊寡。其所以不能贏得戰爭，實由于政略和戰略上的沒有通盤計劃，明知製造戰爭的是北平，經由河內再加工輸出，且已聲言「要將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竟不敢對共匪加以懲罰。當時身為白宮主人的詹森，警告越戰不許有如韓戰時的任何庇護所，共匪一再揚言願為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大後方，無異自認為越戰庇護所，對它在南寧各地所設的援越物資調度中心，竟不敢施以轟炸，且坐視蘇俄援越武器經由大陸輸運而不作空中阻擊，使莫斯科亦大感失望（註六），何況盟邦及美國軍民。

由于美國如此畫地自縛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共軍自會以寮、高為補給基地而作為庇護所，使越南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有力量而不得伸展，眼看着敵人在庇護地區出拳而不敢還擊；此種挨打的戰爭，無怪乎美國青年不願入伍參戰。所以共黨在美國內部的政治作戰，造成了反越戰的風潮暴亂，姑息主義者從而推波助瀾，議員們為迎合民心對越戰給予政府更進一步緊一步的束縛，甚至認為可以撒手不管（註七），所以共軍敢于把戰場擴大，準備以高寮為基地，乘美軍撤退時，給予像當年對法作戰時的奠邊府的一擊。

尼克森入主白宮後，對越戰的難題，作出了「越戰越化」的方案，這是由內外兼顧的政略而發展的戰略。美國的反越戰風潮是為反征兵作藉口，一向為「國家、責任、榮譽」而不惜任何犧牲，終於贏得兩次世界大戰勝利，且以戰無不勝而自傲的美國人，何以竟自甘放棄對國家的責任，不顧個人的榮譽而企圖逃避兵役？主因是：由于這場處處自縛手足的戰爭，既不以勝利為目的，誰願意作此無謂犧牲？

議員為迎合選民的意志，所給予美軍在越作戰的限制愈多，美軍在越南戰場的犧牲便愈大，在士氣方面，更是敵長我消，國內的反戰暴亂也益加擴展。此種情勢既已形成，國人自不容許動員美軍以戰止戰而迫使敵人投降，但為信守對盟邦的條約義務，亦不能對越戰撒手不管。裝備越南部隊以接替

美軍的地面防務，以經技援助，俾由繁榮而達成安定以爭取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而同心反共，加上美軍的海空支援，越南既可自力禦共，美國人民自亦無需再有反越戰的呼聲，國會亦不必再限制越戰擴大身。所以這是既不放棄援外責任又可達成安內任務的策略。

一般均祇注意到越戰的軍事戰場，往往忽略了共軍是得力于政治戰的無孔不入。美國的反越戰風潮暴亂，便是共黨的政治作戰迂迴到美國內部所開關的羣眾戰場，「越戰越化」，使美國青年解除了自己會被徵召到越南作戰的顧慮，共黨及其同路人便難以引誘他們參加反越戰的風潮，這是在政治戰線上給予共黨一次重大的打擊。

寮國和高棉所以能成為共軍的基地和補給區，並非由于軍事戰所佔領，乃是政治戰的收穫。就日內瓦會議對寮高的保證中立，利誘施亞努以其國土供作共軍在越南作戰的後方；威脅溥瑪政府聽任共軍出入自由，均不許越南部隊越過雷池一步。在寮高政治作戰的戰線上，共軍不僅驅使施亞努與溥瑪兩個政府為其前衛，所有國際間和美國的中立主義者與姑息份子，無不成為它的後盾。此種以政戰所掩護的軍事戰，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被迫降低時，便相隨而迅速昇高。

去年年初的寮戰，從表面看，是越南戰場的擴大，寮國戰爭的昇高；但實際上，是藉政治戰所建立的防線，使美國地面部隊不能入寮協防，泰國和越南雖陳兵邊境亦愛莫能助，所以敢于揮軍直入。至進逼兩都時，又由寮共提出和談條件，迫永珍政府以全面停炸為和談先決條件，更顯示是以政治作戰為目標——企圖使此一政治庇護所更鞏固而適合其對越南戰場軍事戰的要求。接着金邊變起，當它在高棉的政戰前衛施亞努政府被推翻後，竟敢于公然進軍金邊，也是自恃有國際保證中立的政治護符，任它在此種掩護內，向孤立無援的高棉新政府為所欲為；何況它另有一條在美國的政戰部隊，可以為它束縛美軍不能入高。

去年四月，在匪區召開的印支三邦四方面高層會議，決定成立的「印支民族解放聯合陣線」，由共匪一手所導演，其企圖在使「越戰印支化」，用以脅迫「越戰越化」無法成功。據溥瑪宣稱：共黨至此已將其赤化印支三邦的次序先後顛倒——先曩括寮、高而後越南。在四面都受共軍包圍中的越南，「越戰越化」自無法成功。這便是共方「越戰印支化」戰略的着眼點。

三 共軍在高棉的政治戰線先被擊潰

共方先赤化寮高以包圍越南的戰略，仍是以政治戰為主。由于要充份利用兩國的中立作政治戰的護符，便不得不爲自己武裝侵入兩國都建立政治掩體。爲高棉建立施亞努傀儡政權，是與寮共、越共有同一的政戰作用。龍諾政府既絕大多數是施亞努政府的舊人，且數十萬越僑分佈在全棉各地的，一向都受越共所控制。十多年來，共黨利用施亞努對高棉人民所挑起的對越南和泰國的舊仇新恨，縱使兩國當軸怵于唇亡齒寒，對共軍進攻高棉不忍袖手旁觀，預料金邊新政府亦不敢讓兩國軍隊入援。

萬一龍諾政府在軍情緊急之際，不能不邀泰越派兵協防，共黨可以利用高棉遭受兩國瓜分的歷史，其人民記憶猶新，及獨立以來，又一再被施亞努舊事重提，以激起的人民對此兩個鄰邦的舊仇新恨，作爲挑撥高棉人對駐防外軍仇恨的政戰題材。何況共方以離間手段挑撥西貢與美方關係，早已收到政變頻仍使政局動盪不安的戰果，如再在高棉翻版，以舊政府人員爲班底的龍諾政府，由共黨製造出已暗中與施亞努謀和的謠言；自更易使美方相信而促成政變。這都可能是共方在高政戰的腹案。

龍諾政府在成立伊始，面對共軍四面圍攻，首先遣送出全部越僑，西貢政府亦欣然接受安置，並應邀出兵入高協防，其實這都是對付共方的政治作戰。至于越南部隊入高參戰，必在高棉戰局緊要關頭，一俟完成任務，立即撤離回國，更是對付共方政戰的絕招。由于救兵如救火，當置身火窟，鄰人前來灌救時，一切前仇，均已置之腦後而不暇計及，到火勢已熄，便難保不因此小故而觸起舊恨以引起新仇。越軍援高的來去時機，其政治作戰比軍事作戰的意義猶爲重大。

審判施亞努，予以缺席裁判死刑，以及改君主立憲爲民主共和國，表示與施亞努決絕，且再沒有王室與親王，使共方離間美高關係的政戰無可利用。所有爲從政出路均被皇室子弟所壟斷而忿激的知識青年，無不投袂爲保衛共和國而效命疆場，使兵員迅速擴充至二十萬人，這都是高棉政府在政戰戰線上的收穫。尼克森斷然下令駐越美軍進入高棉作戰，于掃蕩高越邊境共軍庇護所及切斷施亞努小徑後雖不得不如期撤退，但對「敵去我來」的共軍企圖佔領四號公路，又由美軍空中掩護越南部隊入高，以粉碎共軍重佔此一

由磅遜港通達越邊道路以增加運補的企圖。

下令駐越美軍入高參戰，以及空中協助越南部隊每于緊急時應邀馳援，固然是由于尼克森的魄力與担当；但假如沒有「越戰越化」計劃所產生的美軍逐步擺脫越戰的成效，先擊敗了共黨在美國的以反越戰作反征兵掩護的政戰，恐尼氏亦不敢作此斷然的決定。如果高棉公開宣佈共軍侵佔領土主權和罷黜施亞努，誠如共方所說的：是美國所一手策動，以致一向甘讓共軍出入盤據而不許盟軍一步踰越的金邊政府，一變而爲邀請盟軍入境協防，使共軍喪失了在高的政戰掩體，更顯示華府是以政戰先燒毀了共方在高棉和美國以及國際上的政戰護符，然後才能獲致軍事戰場上的戰果。

高棉局勢的變化，使盟軍解脫了高越國境線的束縛，亦即共軍在政治戰線上失去了掩體，其「越戰印支化」——以寮高包圍越南的計劃，已經一半落空，祇有加強在寮國的軍政兩條戰線，俾再轉變印支戰場的形勢。

四 共軍在寮的政戰

當美軍進入高棉參戰時，寮南的阿督坡和沙拉灣兩戰略要地，立即被共軍攻陷。形勢很顯然：共軍控制了寮國的糧產區波羅溫高原，不僅軍糧可以就地補給，並可倚賴與越南及高棉犬牙交錯的地形，作爲向兩國進軍的基地；又有胡志明小徑通達北越，匪區的補給，亦可因共軍新打通的穿越瓦瓶平原的十九號公路，與滇寮公路聯運而直達此一地區。

永珍的兵力既沒有驅逐寮南共軍的力量，所以寮國軍方，一致主張邀請盟軍入寮協防，越南和泰國亦無不表示樂于應邀馳援，以阻敵人于國境之外。但由共方所進行的政治作戰，迫使此項計劃不得不胎死腹中。去年六月間，當越南、泰國、高棉、寮國四國軍事聯盟正呼之欲出的時候，阮文紹總統突然否定了正在訪泰的阮高奇副總統四國軍盟主張，一時使人有西貢政出多門的觀感（註八）。其實這一變化來自永珍，導致永珍變化的幕後，又是河內北平的聯合政戰，迫使莫斯科亦不得不促使華府改變初衷。

寮國的溥瑪總理，一向死守日內瓦協定，面對北越不斷以寮共爲掩體在寮國攻城掠地，根本無視于此項協定，始終不接納右派邀請盟軍入寮協防的主張。他認定北越進軍寮國的企圖，不外爲確保胡志明小徑而增加其在越南的戰力，至其所以攻掠與此小徑毫無關連的城鎮，亦無非爲迫使永珍不許美

空軍在寮國領空向共軍進攻。所以他準備以停炸該小徑而交換北越部隊撤離寮國其他地區，其爭執點祇在溥瑪堅持先撤軍，河內則堅持先停炸的次序（註九）。

他認為北越派兵入寮作戰並沒有吞併寮國的野心，無非為假道侵略越南。越戰的情勢，雙方既都不能在戰場上迫使敵對者投降，其結果必然由和談而組成聯合政府，越戰停止後，胡志明小徑對河內亦失去了價值，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如果北越部隊撤出胡志明小徑以外的寮國地區，永珍部隊可以絕對的優勢壓服寮共退回日內瓦協議劃定的地區並再回到永珍參加聯合政府，即可為西貢未來的聯合政府示範。因而他寄望于和談，使共方每當緊要關頭，都可以和談而進行政戰。

至去年四月，美軍入高，共軍迅即退佔寮南時，溥瑪已為北越將統一二邦的次序，顛倒為先糞括寮、高再包圍越南而驚慌；加上波羅溫高原為產量最豐與人口稠密地區，如不能確保，則永珍政府兵源糧源均成問題，使他無法再死守日內瓦協議，不得不同意軍方邀請盟軍入寮協防的意見。當西貢與曼谷醞釀四國軍盟的初期，可能已徵得溥瑪的同意，否則穩健的泰國當軸，決不會作此孟浪的空談。

然而溥瑪又何以突然中途變卦？此由于寮共頭目蘇發努馮正于此時派遣專使持其親函趕赴永珍晉謁溥瑪，卑詞遷就，表示不堅持以停炸為和談的先決條件，頓使溥瑪大為動心，否定參加軍盟而準備重開談判。永珍軍方當然了解寮共和談陰謀，志在破壞四國軍盟以使其建立寮南基地，所以醞釀推翻溥瑪的政變（註十）。

蘇俄在印支三邦影響力唯一超過共匪的，僅有溥瑪主持的永珍聯合政府，若一旦被右翼所推翻，則將完全處在共匪的下風，所以一聞永珍醞釀政變，立即向河內施加壓力，指定須從寮北撤出三萬北越軍，否則不再增加軍援（註十一）。同時久已離開國際監督委員會的波蘭代表，亦于此際重回永珍參加該會恢復監督工作（註十二）。由瓦瓶平原重鎮且為滇寮公路腳接點的猛梭及其附近據點，均已迅速由永珍部隊收復，顯示河內確已遵照蘇俄要求撤出其侵寮部隊，共匪駐寮代辦向永珍和談首席代表馮沙旺保證促成和談亦似乎並非謊言（註十三）。

但到寮南共軍基地逐漸穩固，寮共對和談的條件也日益苛刻，終至共黨

和談代表悄然離開永珍，這才使溥瑪恍然于和談仍是共方的政治作戰，其本人既成為共方的政戰工具，克宮與華府亦進入其圈套中。這可能是溥瑪默許美越聯軍入寮，蘇俄亦有默契的原因。從此，使越戰跨入了「印支戰爭印支化」的新階段。

五 印支戰爭印支化的雙方形勢

聯軍入寮以後，越戰已形成了整個印支三邦的戰爭，可以稱為印支戰爭。從戰鬥上着眼，在聯軍是一場艱苦的戰鬥，遠征異域的越南部隊，在原始林的崇山峻嶺地區作戰，自不能期望以一戰成功，但從整個印支戰場的戰略着眼，則是向敵方要害處出擊。攻擊敵軍基地，使其運補線無法暢通，對越南和高棉兩戰場而言，自不失為釜底抽薪的戰略，縱使互有勝負，甚至演成勝負難分的糾纏局面，對高越兩戰場都是有利的。

從政治戰的角度看：聯軍一入寮境，溥瑪總理所提出的表面抗議，對外軍侵犯寮國領土主權的譴責，確認越南部隊入寮，乃由北越部隊據寮國所引起，顯示共軍在寮國的政戰戰線已徹底被摧毀。溥瑪政府不再是它政戰的前衛，日內瓦協議的中立保證，再不能作它的政治護符，從此，共軍所能到的地區，聯軍亦可進入，國界線不再是聯軍的枷鎖。使河內北平，一向認定永珍政府有溥瑪，即不會有軍事聯盟讓聯軍入寮參戰；若推翻了溥瑪，即可由蘇俄促使中左兩派重組政府，寮共的聲勢自可增強而取代永珍地位，這一無法解開的死結居然被輕易解開，自大出共方的意外。

在寮國戰場，共軍是必爭之地，聯軍雖為必須進行掃蕩之區，但無須堅守；因此，共軍一向慣用的「敵來我去，敵去我來」的戰術，在寮南的戰鬥中對它並不相宜，反而適合于聯軍採用。由於敵來我去，其所有基地的建築及輜重均被敵人破壞殆盡，到敵去我來，再重建又須大費時日，所以此一地區的戰鬥，如雙方來去糾纏到五月即進入雨季，縱使聯軍撤退，共軍在雨季也無法進行重建基地及運輸儲備工作，須至十月後旱季開始，方可恢復工作。

時間對聯軍是有利的。目前高棉已有二十萬部隊，祇需有訓練與裝備的時間，預計到旱季開始，在泰國、越南、印尼接受訓練與美國裝備的高棉新軍，即可回國加入戰鬥，減輕越南部隊對高棉協防的負擔，以轉用于寮南，高棉部隊亦有餘力參加對寮南共軍的攻擊。同時由美國裝備正在泰國加緊訓

練的寮國僱傭兵數團人，亦可于雨季後加入永珍部隊作戰，使戰力迅速加強。共軍在寮南的基地既無法重建，高越兩戰場的戰爭亦難得升高，要在寮國升高戰爭，甚至席捲永珍與蠻卜拉邦，共軍有此力量，但又為蘇俄所不許。河內爲了百分之八十的來自莫斯科外援，斷不敢一面倒向北平；何況它一向是藉俄制匪，以免共匪將它置于附庸地位（註十四）。然而它是否會遵從蘇俄的意旨停戰言和？這又是勢所難能的。由于共匪脅迫北越跟隨它的戰爭路線，並非直接使用壓力，乃是透過三邦共黨的「北京派」強調「鎗口裏出政權」，使河內親匪主戰派有拒和從戰的後盾。

當胡志明在建立勞動黨的初期，便以法屬印支三邦爲其復國後的疆土，所以三邦的共黨組織雖有不同的名稱，但都是勞動黨的分支，無不有來自河內的幹部在幕後操縱（註十五）。不過北越無論黨和武裝部隊的發展，都是倚賴共匪的支援，其餘的寮、高、越共，亦與共匪有着血肉關係，勞動黨既由共匪支援對法作戰而得到了土地和政權，更使各國共黨迷信戰爭是取得政權的最佳手段，以致共匪的戰爭路線和給予他們「武鬥」的支援，均無不樂于接受。如果北越不與同流以使共匪的支援都經過河內，則無異喪失了對各國共黨武裝的領導權，都成了共匪的分支，而本身亦在共匪勢力包圍圈中。戰爭再繼續，北越對丁壯損失，田園寥落是不能不有所顧慮的，但其餘各國共黨則一無所有，便毫無顧慮，正適合共匪堅持戰爭的要求。至于戰爭不得從此降低，北平爲河內所擬訂的戰爭計劃，本是以長期遊擊戰爲主，且視政治戰重于軍事戰，所以長期戰爭，正適合共匪的要求，不過政治戰勢必隨軍事戰的降低而升級。

六 結語

共匪會不會參戰？從它對戰爭的要求上說：北越既不可能因此停戰言和而勢必形成長期的遊擊戰爭，已適合了它的要求，所以它無庸參戰。從它本身的內外情勢看：內有反共反毛勢力遍佈，外有國軍俟機登陸，如其出兵印支，國軍在大陸反共人民羣起迎接下揮戈渡海，裏應外合，毛共政權安能存在？這又是它不敢出兵的苦衷。

當北越對法作戰最危險時期，河內親匪領袖長征力主邀匪軍入越參戰，武元甲指出共匪斷不會忘懷越南數千年來都是中國的藩邦，如由匪軍入越而

擊潰法軍，亦不過使越南的殖民地地位由巴黎轉手到北平而已（註十七），以致長征的主張不被採納。今天武元甲仍在河內掌握重權，安能讓匪軍入寮參戰？縱使南越軍攻入北越，共匪亦無進軍參戰的可能。一向主張以升高戰爭對美軍作如箕邊府一擊的武元甲，最近突然轉而主張採取長期戰，以致與主張戰爭升高的范文同對立（註十八），其原因可能是不許邀匪軍參戰。這又是匪軍不能參戰的因素。

「印支戰爭印支化」的情勢，共軍方面：是由共匪在幕後指揮印支三邦四方面共軍聯合作戰，相互策應支援；聯軍方面：是由美方指揮並以空軍支援三國政府軍聯合作戰。共軍所採的是長期遊擊戰，美國加強萬寶將軍的僱傭兵力，也顯示將以遊擊戰對付遊擊戰。南越宣稱將向北越進攻，亦可能是從事遊擊戰爭。不過真正向此一地區輸出戰爭的是共匪，北越不過是加工出口區。當一九六〇年我滇邊反共軍撤退後，此一地區的共黨武裝始迅速蔓延，在此以前共匪爲應付國境內外的邊民聯合反共武裝已手忙腳亂，無暇亦無法支援各國共黨武裝。這些實事，各國政府當記憶猶新，所以向敵後遊擊，當不會捨棄共匪的西南邊區。這才是把戰爭帶到製造戰爭的地方」的攻擊防衛。

註（一）（五）：見默山所撰「越南編年大事記」

註（二）：請參閱本刊八卷八期「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註（三）：見五十七年六月十六日香港工商日報載合衆社永珍電訊

註（四）（六）：請參閱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

註（七）：見 Rev. Raymond De Jaeger 在世界反共聯盟韓國講稿、及去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刊載美女參議員

Margaret Chase Smith 于六月一日在參院的演詞

註（八）（九）（十）：請參閱本刊九卷十二期拙著「寮國和談的經緯與評價」一文

註（十一）：見去年八月八日美聯社西貢電據西貢外交人士所透露的消息

註（十二）：見去年七月廿三日合衆社倫敦電

註（十三）：見去年十二月卅日合衆社永珍電

註（十四）（十五）（十七）：參見倫敦大學越南專家霍尼博士所著「北越內幕」

註（十八）：參見本年二月十六日曼谷英文郵報